

## 话说

## 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相声队所有演员不取任何报酬

职工相声队演出形式有单口相声、对口相声、三人相声、双簧、山东快书、快板书等近十个曲种。他们除拥有一批传统段子《八扇屏》、《五行图》、《汾河湾》外,还创作演出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。每晚演出两个半小时,观众凭门票入场,听曲艺不另外购票,可一边品茗,一边看演出。

人民公园的湖滨茶社我常去,最喜欢的相声是《学方言》,还有李连生和肖遂成说的相声《反正话》。比如:甲说我是桌子,乙说桌子是我;甲说我是含着草,乙说含着草是我;最后一句是抖“包袱”,甲说我是狗尾巴花,乙说我是花尾巴狗。哄堂大笑之中,一周劳作的辛苦都被相声带来的笑声冲淡了。

所有演员不取任何报酬,自觉骑车来回,只在晚场结束后,由公园聊备汤面条、馄饨之类的夜餐招待。相声队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,在群众中造成良好的影响。观众纷纷致函文化馆,称他们是一支“能吃苦善演唱的文化小分队”。

老坟岗的“骂大浑”,不单是影响了郑州本土,产生了一支职工相声队,现在郑州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范军,也应当是“骂大浑”的传承者。他已登大雅之堂,已上河南电视台《梨园春》栏目,并已走进白燕升主持的中央电视台《空中剧院》栏目,给全国的观众和相声爱好者带来了欢笑。央视作为国家大电视台,不仅每年搞一次相声小品大赛,推介相声新人,推出前辈的经典相声演出片段,还专门在央视三频道开辟了《与您相约——相声大讲堂》说学逗唱栏目。

现在,相声这种出自民间的民俗艺术,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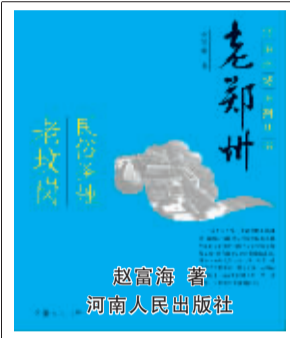
仅登上大雅之堂,还上网逗捧。网上有一分钟相声,如《假币》、《狗熊吃蜜》。《假币》说的是一个人印假币时不小心印了一张15元的,咋办?拿到乡下花吧。正好有一卖烤白薯的,1块钱1个,他买了一块,人家找他14块钱,拿回家一看,差点儿没气死,找给他的两个7块的。《狗熊吃蜜》说有一个小狗熊想吃蜜,将蜂窝摘下来按在水里想把蜜弄出来,结果蜂飞出来,蜇了小熊。老熊见了说:看你那胆样,还想泡妞呢!

相声,无论是过去的,还是现在的,无论是地摊的,还是舞台的,抑或是网上的,都必须是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”,“理儿不歪,笑不来”。

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追求与表现美。民俗艺术当然也具备这种特质。在老坟岗的民俗艺术还有一个特点,“叫卖”的言路异彩纷呈,用老坟岗人的话说是“口活”好。在老坟岗的民俗艺术,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,离开了“说”就不成为艺术,是约定俗成的,也成了一种规矩。于是,文武卖艺人先练就了一番嘴上功夫,而又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。从嘴里说出的“由头”、“开场白”、“段子”,抑扬顿挫,节奏明快,话语流畅,是一种很美的视听音乐。

古彩戏法、拉洋片的、测字算命的、卖针的、叫花子打莲花落的即兴演说,不亚于有版本依据的评书、坠子书等专门的说唱艺术。这一类“叫卖”是江湖行当不可或缺的表演。他们每每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意境,吸引人,陶冶人的性情,润泽人们孤独而焦渴的心灵,魅力无限。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平民百姓来说,这些“叫卖”胜过看电影、电视的享受。贫苦而平淡的日子有这些,心灵添了一份安宁与愉悦。

34



## 刑事

## 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刘垭一屁股坐在了魏大若对面的椅子上。还有小苗。“魏大若提到小苗,心里不免产生了诸多的凄凉,“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小苗是你的儿子?……你不应该把小苗也拖下水。一年多前,小苗刚从大学出来,还是比较单纯的青年,没想到一年时间,你就把自己的儿子毁了……”

胡建刚脸上的肌肉急速地痉挛着。车里有手机响,坐在胡建刚另一侧的倪航,把身边那只本属于胡建刚的包拿过来,从里面拿出正在叫唤的手机,递给魏大若。魏大若打开手机,往胡建刚的耳朵边一放,示意了一下。

“我是胡建刚……”胡建刚打起精神说了这么一句。对方传来的声音,使胡建刚咬牙切齿。

“胡书记……我还在盯着呢……魏大若还在中信大厦,还没出来……”刘垭见到魏大若时,没有一点不自然。没等魏大若说话,刘垭一屁股坐在了魏大若对面的椅子上。

“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”张立勋看着刘垭,问道。

“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”刘垭苦苦地笑着,“那我就说一句感谢你们的话吧,要不是你们救我,我死得不明不白了……”刘垭感慨地说着,“富贵由命,生死在天。不可能单我刘垭就可以抗拒的,更别说改变。”

“那个记事本是怎么回事?”魏大若冷不丁地问了句。

“记事本?”刘垭一愣,随即回忆了一下,说,“魏局是说我先原的那个财务总监手里的记事本吧?……我只知道上面记录了很详细的事情……当初我就不允许他做记录,可他说万一到时候,可以用作护身符的……万一,嘿嘿,被他说中了……那个东西



即使真的能保住一条命,又怎么样呢?苟延残喘?我刘垭向来不喜欢做那样的人,窝窝囊囊地活着,不应该是我的选择……”

“那你也用不着要谋害他吧?”魏大若注视着刘垭。

“谋害他?”刘垭冷冷地笑着,“他跑得比兔子还快……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……不过我确实不想让他把那些东西拿出来,那有失我刘垭的风度……”

“罪恶的风度?”张立勋补充了一句,刘垭没搭理。

“你想知道他在哪里吗?”魏大若试探着问。

刘垭不语,过了一会,刘垭才说,“那就是说魏局已经见到他了?”

“没有。但我的手上有记事本的全部记录。”魏大若如实告诉了刘垭。

刘垭的头低了下去,摇摇头,说,“陪我于不义啊……延江的庙堂该发生地震了……瓦罐不离井台破,将军总在阵前亡啊……用魏局你的话说,都是咎由自取,罪有应得啊……”

“江士勇回来了。”魏大若向倪航使了个眼色,倪航对刘垭说。

刘垭再次发愣,再次冷冷笑着。

“你真的与谋害江士勇无关吗?”倪航追问着。

“多一项,与少一项罪,对我这样的人来说,还有什么区别吗?”刘垭显得一副诚意,“我痛恨江士勇,我也想过对江士勇采取点措施,可最后,我没下这个决心……江士勇上有父母,下有孩子,中间有妻子,杀了江士勇一个人,我会做的,可想到他的家人,于心不忍……会是谁也想谋害江士勇呢?”

“那又是谁会想谋害你呢?”魏大若插了一句。

34

## 白领

## 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## 朱西子把女儿约到家里

“你说错了,我可不想当你的仇人,我和你说你多少遍了,我自己都记不清了,我说我爱你,爱你!”林青青提高的声音引来左右的注视。严立达扫视一下:“看什么看!”众人尴尬地移开目光。林青青一笑:“嗨,你还挺厉害。”

严立达无奈了:“青青,你的真心狠。”

“严立达,你的心里比我狠一百倍,我一直爱你,一直对你好,我从来也没有变过心,是你变心了,你要抛弃我,你还说我心狠,我告诉你,你不要欺人太甚!”

严立达痛苦不堪,干脆往桌上一趴。服务生端来两杯白兰地咖啡。林青青端起自己的一杯,吮吸。严立达端起白兰地,一饮而尽,把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,站起身,头也不回地走出咖啡厅。剩下林青青一个人坐在座位上,她端着杯子,眼泪渐渐涌出,从眼角滚落,滴到杯子里。

晚上,潘良和桂雅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罗湛自己闷在书房里。桂雅丽来看他,故意语调轻快地问:“老公,你在干什么呀?”罗湛不愿说话。

桂雅丽走到他身后,伸出手想为他按摩按摩。罗湛的身子躲了一下:“不用,你去看电视吧。”

桂雅丽隐忍着:“你和我说话话呗。”“我累了,不想说。”“下午你去哪儿了?”

罗湛瞪着妻子:“你是不是就想知道这个!好,我告诉你,我去朱西子家了,和她谈话了,满意了吗?”桂雅丽一咬嘴唇,扭身走出去。

朱西子把女儿约到家里,罗湛一来就坐到钢琴前,几个指头在琴键上按来按去,朱

西子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:“好了,别弹了。小想,我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话,不是听你弹琴。”罗想继续按。

“你怎么搞的,故意回避吗?”罗想停住手。“来,到这儿来。”朱西子带头走向沙发,罗想没有动。“过来呀!”“坐在这儿不一样吗?”

朱西子只好拉了把椅子也坐到钢琴旁。“你应该知道我要和你谈什么。”罗想不说话。“好吧,关于这件事本身我想没有必要多说什么,事情已经发生了,至于具体怎么发生的,有些什么细节,我并不想知道,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,你打算怎么办?小想?你难道还想和严立达继续生活吗?”

朱西子等不到回答,心里发急,“从你来这儿你就不说话,我感觉出来了,你是在有意回避。可这件事是回避不了的。我告诉你,今天我和你谈话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,我和你爸爸已经谈过了,你爸爸也非常愤怒,和我一样,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态度一致,四个字:不能容忍。严立达的行为太卑鄙了,卑鄙无耻。”罗想低着头。“我知道

你心里一定很难过,比我们还要难过,因为他是你的丈夫,你的丈夫背叛了你。”朱西子不由摸摸女儿的肩膀,罗想一躲。

“但是事情永远是一分为二的,这件事也一样,可以坏事变好事。我知道你本来对严立达就不满意,他确实不如你。有一次咱们俩谈话,你说你巴不得他抛弃你才好呢,当然那是一种调侃,但是现在这已经是事实了,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,还有什么没想好的呢?”

罗想终于开口了:“妈,你忘了一件,我怀孕了。”

34

## 人物

## 传记

朗朗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朗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## 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

他们第一次约会时,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。之后,他告诉他的朋友,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。

我问母亲她是否对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。“我没法说百分之百——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。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、帅一点,更健谈,个性更温和,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。”

我问我姥爷是否喜欢父亲,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。她告诉我,姥爷警告过她:

“这个男人没有前途,没有职业。你跟了他不会幸福的。”姥爷不准母亲和父亲约会,但父亲很执著。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。尽管姥爷不同意,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。一天晚上,父亲送母亲回家,在家门口给姥爷瞅见,姥爷恼羞成怒,扇了母亲一耳光。据母亲说,那是姥爷唯一一次对她动手。

那以后,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,但那与其说是姥爷

的原因,不如说是父亲自己的原因。每隔一阵子,父亲仍然会给母亲打电话。她话务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随时都能通过电话找到她。那时,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,大学重新开始招生,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。他明白,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。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,他告诉母亲:“周秀兰,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,请你理解。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。”母亲自然表示理解,并祝他成功。

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,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。母亲向我解释,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。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,你就不能

报考。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。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,这样,如果他那次没考上,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。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,但因为他是诚实的人,在那一栏下面,他加上一个括号,写上“真实年龄:25”。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,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都拿了第一名。一个愚蠢的、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,我能想象这会让他有多痛苦。

那以后,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。在姥爷看来,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。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,而她别无选择,只有服从。

我提醒母亲:“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爸爸。”“我说过,你爸爸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儿。他怎么也不放过我。既然他不用再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,他就不停地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。他硬要我陪他去听音乐会或看话剧。我跟他讲,你姥爷不准,他会说:‘你用不着告诉他。’”

由此,他们两人关系中更为隐秘的一段时期开始了。说起来也算不上浪漫。起先,我父母两人只是简单的朋友。母亲越来越喜欢和父亲相处,不过,虽然她意识到在艺术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,她也看出他的才华,她还是向他表明,他和她之间没有前途。

“周秀兰,你别低估了我。”你爸爸对我说,“我会有好前途。我会证明给你看。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。”

“因为我自己的艺术梦破灭了,所以我不相信你爸爸,不相信他有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搞艺术的工作。”

他说:“我会找到工作。我要娶你。”

3

